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名勝遊記

編者 黃九如



中華書局編印

中國名勝遊記

一 壯遊團出發

在家中，我可算是一個淘氣的小孩。上面三個哥哥，都在很遠的地方做事，祇有我，足足長了十五歲，還不曾到過騎田嶺腳下一步。雖則兩老對我十分鍾愛，但我時時總覺得悵然。我的姓名本來叫做金華，可是我在書房裏的書本上，爲得要給父親看見，故意大大地署名「井蛙」。每當課餘之後，總拿我們本地方以外的事向父親尋根究底，他老人家對我也莫可如何。今年的端午節，正在吃楊梅、粽子、雄黃酒之類的當兒，父親接到他的老友黃傑寄來的一封信，他看完之後，笑嘻嘻地遞給我，信上是這麼寫着：

『嶺雲足下：別來轉瞬，落花已空，悵悵際茲盛世，材朽如我，無可作爲；日日伏案讀死書，亦覺興趣蕭索。近擬作一度漫遊，以增見識。已徵得小友數輩同行，不審令郎願否加入不勝……』

我等不及看完，便跳起來說『要去！要去！』母親在旁邊莫明其妙，望着我們發呆。終

於父親爲了我的吵鬧，和有着對黃傑的信任，過了兩天，便送我到了郴州。

郴州是項羽殺義帝的地方，在那兒，黃傑家裏已經有了七八個小孩，都和我上下年齡。黃傑是一個有趣的人物，春天在我家時，和我訂了忘年交，我不叫他伯伯而叫他老少年。他看見我們來，歡喜得了不得，當晚便去叫了一桌酒菜，連同好幾位小孩的家長，一共擠滿了一大桌。酒吃到一半，他立起來說道：『我們此去要將本部十八省打一個大圈，東北是傷心之地，去不得；西北、西南的邊疆地方，交通不便，只好留待將來。我們這地方太偏在山中，無論怎樣的天才，給他一個孤陋寡聞的環境，是不成的。所以說太史公遊了天下的名山大川，然後才能做出那部偉大的史記；這裏要去遊的諸君，依我看都有太史公的天才，希望此去從書本以外得些活活的才思，活活的學問！我已將我們這一行，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「壯遊團」。「壯遊」兩字古人用的多着，我們就說是一個豪壯的遠遊也行；或者說我是老人，其餘諸位都是少年，老和少的年齡折中起來，便成了壯者之遊，這也使得總之，我願我們每一個團員，都和野馬一樣的健壯，回來時帶給諸位家長許多新鮮的事物！』

一陣鼓掌，腳接了他的話聲。第二天便和山叢中的故鄉作別；送來的家長，也都上了他們的歸途。

二 遊衡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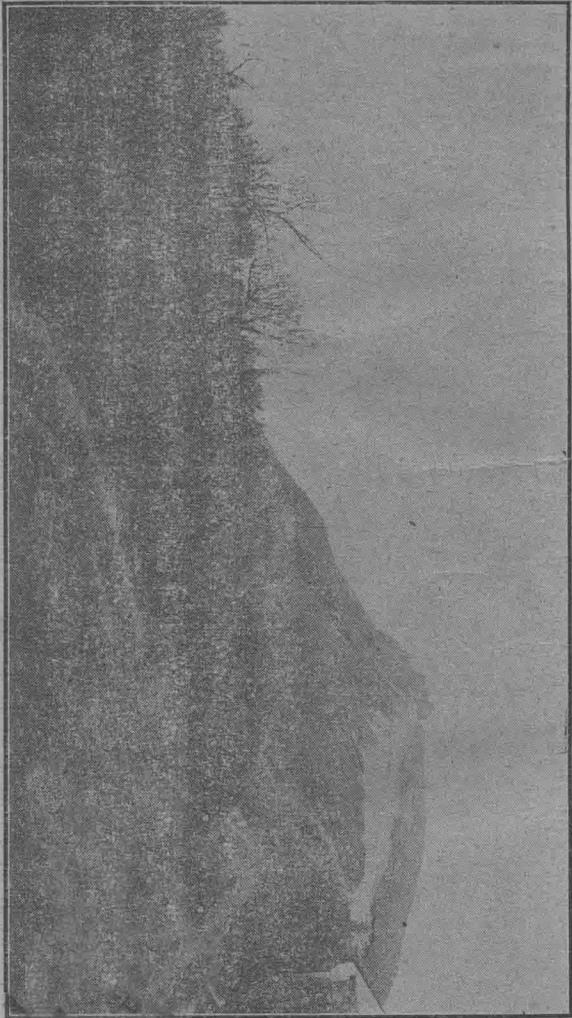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一行共是九人，由老少年提議，大家不必稱名道姓，依高矮排成一列；最矮的叫老大，其次叫老二，以次而下，老少年數當老九。但我們覺得他是前輩，不應委曲他爲末位，恰巧老六記起了鏡花緣中有一位萬知的多九公，我們便稱老少年爲黃九公。他聽了很高興，說是宋朝有名的詞人黃山谷，也是排行第九，人都稱他黃九；這位詞人，正是他平日所崇拜的。

黃九公帶領我們到了衡陽，衡陽在湘水之濱，城外有一個山，叫做迴雁峯。山上有雁峯寺，一塔高聳，倒映於湘水的碧波，風景頗美麗。黃九公說湖南的名山是衡嶽，我們壯遊團第一次的試步，便是選定那個高山。但一般人傳說迴雁峯是衡山的頭；長沙的嶽麓山，是衡山的腳；所以我們在未登衡嶽之前，先拜見這南嶽的頭腦。

由雁峯寺展望，北面耒水流入湘水處，也有一塔，黃九公說那叫做來雁塔。相傳飛雁由北而來，到了迴雁峯，便迴旋轉回。這恐怕僅僅是一種傳說，未必真如此靈驗。不過來雁塔和雁峯塔，南北對峙，卻給衡陽添色不少。

離開衡陽，往北走到了衡山縣城。城離南嶽尚遠，我們便宿在城內。次早晨光熹微中，我們便出了西門，正午才到了南嶽廟。這廟建築很宏大，殿柱多半是用的大石，前後左右總共百多間房屋。周圍繞以紅牆，古木茂盛。黃九公說這廟最初建於晉時，到清朝大加修葺，因此裏面的石碑，都是明以後的遺物。近來爲實行保存古物風景計劃，又修葺了一次，所以顏色煥然奪目。寺裏的和尙，招待我們很客氣，他說：『諸位爲甚麼不等八九月來？那時是會期，來這兒進香的男男女女，遠近總以萬計，真熱鬧有趣啊！』

午後我們想上山登祝融峯。因爲南嶽通稱七十二峯，而以祝融峯爲最高。可是我們剛欲出門，雨點已下，只得作罷。先前那和尙笑向老大說道：『你來神壇前磕幾個頭罷，也許老天可以晴呢！』老大颯的逃到了老八的後面，那和尙正經地告訴黃九公，說是這兒雨最多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難得有六十日快晴。唐朝韓文公，想看祝融，經過了一番虔心默



遊街山

春

融

視

五

禱，才得達到目的。

第二天雖沒有晴，但雨點已細如蛛絲，便冒雨而出。從嶽廟至祝融山頂，據說有三十里路，我們也不雇轎夫，徒步而登。這雖是陡峻的山路，卻并不崎嶇；全體用石造成階級，初行沿路多竹林，平坦處則爲良田。黃九公說南嶽無地非泉，這些田便全靠泉水的灌溉。半山亭以後，風雨漸大，回顧腳下諸山，雲霧迷濛，湘江影跡，更不可見。我們鼓勇而上，直到祝融峯頂，那兒有一石屋，俗名聖帝廟，我們躲入廟內避風。內有一橫匾，上書「五龍拱極」，大約是指芙蓉、煙霞、天柱、石廩、雷祖五個山環繞祝融而言。從祝融下視諸山，形如兒孫伏地，真是奇觀！但廟東有紫蓋峯，很像帝王的麾蓋，牠獨不朝向祝融而轉向東。黃九公告訴我們，杜少陵望嶽詩，是這麼寫着：

祝融五峯尊，峯峯低次昂；

紫蓋獨不朝，爭長巖相望。

我們到了上峯寺，看這寺頂的瓦片，都是鐵所造成。寺門口立着一位老僧，他告訴我們這兒的風大，鐵瓦有時尙且飛揚，年年非修補不可。這時老二正走向一塊大石上去看

風景，老僧連忙叫他回來；他說這絕對使不得，要看風景必得要睡在石上，因為今日正是發着大風，不小心要給吹落的。我們一方已經疲乏饑餓，一方又感覺寒氣刺骨，便入寺中休息。

晚飯後卻得雲開月朗，然風聲仍然震屋；老僧叫我們快出來看月景，他說稍遲也許要暗黑起來。他在山頂看到很好的清月，一年裏不過幾次，所以此刻興致勃勃。

次早六時即醒，起來觀日出；上峯寺東有觀日臺，從小徑走上，崎嶇陡絕。上有六角石塔，前爲方石臺，中立一碑，題曰「觀日出處」。俯首下視，只見一輪紅日，由雲海中緩緩上昇，彷彿是兒童玩弄的氣球，但非常的大。這時遠山及湘水，都被雲霧遮蓋，覺得宇宙間除卻紅日而外，便只有我們腳底下的山尖，胸懷非常空曠。山半陰雲四佈，正在下雨，老僧告訴我們，南嶽有三天：自山麓至玉版橋爲一天，自玉版橋至半山亭爲一天，自半山亭至嶺巔爲一天。往往上面天晴，下面落雨，我們這次雖得在山巔看到月昇和日出，而在山半卻走上走下時都灑着了雨，可謂幸中之不幸。

下山時到了絡絲潭，這潭水源來自芙蓉，香爐諸峯，瀑布自高而下，聲甚洪大。又到了

水簾洞，這兒的瀑布是由紫蓋峯流來，自上倒瀉，遇崖石激射而上，復奔放而下。噴珠拋玉，輕明若簾，故名水簾。下爲深壑，水聲聞於數里。我們對此奇觀，流連不忍別去，經黃九公的催促，才拾級而下。

帆船由湘水順流而下，到了洞庭，浩浩蕩蕩，橫無涯際。中有君山，雨中但見樹色蒼茫，未及登臨，都以爲悵。

三 遊武漢

到了武昌，我們禁不住野馬似的飛奔，直奔向黃鶴樓上。這樓下臨長江，武昌城裏有一蛇山，蜿蜒橫貫全城，直到江濱的黃鶴山爲止，而黃鶴樓便在黃鶴山上。這樓是歷史上的名物，當我們未到之前，以爲牠的好處還不止此，現在樓的本身無甚可觀，但牠的地位總算不錯。因爲牠離地約有百餘尺，四面臨空，豁空開朗。憑欄而望，煙雲遼闊，長江如帶，上下百里，明如指掌。對岸漢陽龜山，匍匐達於水濱，勢欲渡江與蛇山一決雌雄；江上風帆隱約，意態悠然。惟隔岸漢口一帶，外艦羅列，旗幟飛揚，令人氣憤，即使崔顥、李白復生，怕也不

能登斯樓而從容不迫地作詩。時移勢異，勝蹟的風流，也如飛去的黃鶴一樣，不復飛回。下了黃鶴樓，看見那石級兩旁許多寒酸的星相攤子，覺得可憐亦復可笑。樓旁還有數樓，因牠們非傳統下來的古蹟，故未上去。

渡長江到漢陽，崔顥的黃鶴樓詩裏，曾有『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』的句子；現在漢陽已不見怎麼好看的蒼樹，代之以林立的煙囪，口吐黑雲，天日爲暗。繞過漢冶萍煤鐵公司，才到了月湖的古琴臺，黃九公說這便是鍾子期聽伯牙彈琴的地方，現在還有臺亭一座，頗可證明這傳說的真實性。隨後到了鸚鵡洲，這兒除了田園家宅而外，還有好些地方是芳草萋萋；和唐時崔顥所見的情形，料也相差無幾。洲上一處有一堆荒土，碑上寫着「漢處士禰衡墓」六字，這名字我腦裏覺得怪熟，可是一時想不起他的來歷。殘正在凝神思索的時候，只見老六向黃九公問道：『這便是黃祖所殺了的禰衡嗎？』黃九公點點頭，隨後笑道：『你怎麼記得我們黃家老祖宗所做的壞事呢？好了，既已被你說穿了，我也不來替我們的祖宗包謊，你就說明給大家聽聽罷！』於是老六滔滔地說道：『禰衡是東漢末年的人，才學很好，但性情非常高傲。當時天下羣雄割據，而曹操假惺惺奉

着天子，勢力最大，可是禰衡瞧不起他。曹操深以為恨，一次想了個報復的方法：因為禰衡長於擊鼓，他便於一天大宴賓客，叫禰衡來擊鼓助興。禰衡是天下聞名的才士，他怎肯做這種差役的工作？只見他走了來，當着許多賓客，脫了衣服小便，然後擊着鼓大罵曹操一頓。曹操本想殺他，又因想做偽君子，於是將他送給劉表。劉表也恨他傲慢，再將他送給黃祖。黃祖是有名的性急鬼，他也不喜歡禰衡，但他的兒子卻很和禰衡要好。一次他兒子得了一隻鸚鵡，還叫禰衡做過一篇鸚鵡賦。可是黃祖終於要殺禰衡，他的兒子聽到了這消息，連鞋子也來不及穿就去奔救，但已太晚了；後來禰衡就葬在這鸚鵡洲上，據說被殺時還很年輕呢。」

我們聽了這段話，都覺他死得太冤枉，為之淒然。黃九公默默地折下一枝樹枝，在地面畫了一首李白的望鸚鵡洲悲禰衡的詩：

鸚鵡來過吳江水，

江上洲傳鸚鵡名。

鸚鵡西飛隴山去，

芳洲之樹何青青。

煙開蘭葉香風暖，

岸夾桃花錦浪生。

遷客此時徒極目，

長洲孤月對誰明？

四 遊武當山

連日江水忽然暴漲，漢口一帶，已與隄岸相齊，江輪暫不東開。我們困居旅舍，覺得無味，於是決定一遊武當山。這山屬於漢水沿岸的均縣，和陝西很相近，去時須先經襄陽樊城。老三問黃九公武當山有何名勝的確，我們平日除在武俠小說中看過武藝精通之徒有所謂武當派而外，全然沒有聽過這山名。黃九公於是給我們說道：『這山原來不是以美妙的風景出名，而是以那神像出名；不是以那神像出名，還是以那皇帝出名。』老七插口問道：『這是祝奉的一個皇帝嗎？』黃九公搖搖頭道：『倒也不全是呢，我來慢慢地說罷。這山本來是道家修道之所，上供真武神像。到明永樂皇帝時代，他因自己從北京起兵造反，奪了惠帝的皇位，滅了方孝孺的十族，深恐南方各省不服他，於是假託他是真武神轉世，大搜刮東南各省的財賦，建造這山的宮殿，所以現在這山的廟宇，是東南第一富麗，上面聽說還有一個金頂，光燦奪目，數十里外都可以看見呢。』我們聽了真是氣憤，做皇

帝的人是多麼的無恥呢！

我們先到了迎恩宮，這是武當八宮之一，北距均縣縣城約五十里。這宮除了正殿及門樓而外，其餘都變了亂草。南行四五里，經周府菴，門前古柏十餘株，枝幹盤結，遮掩數十畝，是三百年前明代遺物。從此南經玉真宮，便爲入山之始。轎夫走過迴龍觀南的好漢坡，停下來休息；我們在磨針井旁閒望，見一鐵棒豎立，出土約三尺，周圍約八寸。黃九公走去問一道士，才知是以前修道者磨鍊之物，他們實行磨鐵成針的古話。夜宿財神觀，此廟矗立路中，後爲高山，似乎已臨絕境；然廟後有一門通石級，陡絕可怖。

翌晨由廟後沿石級上登，懸崖絕壁，旁多石洞。至兩崖廟，廟中器物，均古銅器。內有萬聖樓，四周石壁，佛像無數。樓前臨懸崖，用石琢一龍頭，寬五六寸，長約六尺；龍頭上設香爐一，俯視下爲深谷，黑不見底。一般鄉民，每來此燒香，如心裏稍爲害怕，必然跌下，而旁人反說他是心不誠，一年中總要死好些人。迷信之毒，可謂深了。

途中路雖險峻，空氣卻非常清新，胸襟爲之一快。一處名烏鴉嶺，烏鴉極多，香客將饅頭拋往空中，烏鴉即都飛攏來爭食，一點也不會落脫。以後就到了朝天宮，那有名的金頂，

已在目前，光耀奪目，不敢仰視。

金頂下面的殿，寬廣約兩丈，內供真武神像。老八忽然問道：『黃九公！這不是真武的神像罷？我們家門口有一個真武廟，裏面的神像，是披髮赤腳，手上拿了一把劍，和這完全不同。這兒的神像，穿得這樣的龍袍緞帽，怕又是一個神罷？』黃九公摸摸老八的頭，說道：『神還是這一個神，不過你們鄉下是想真武神給你們趕魔鬼，所以做成那個樣；這兒的神是要他像永樂皇帝，所以做成這個樣了。』他說完了自己笑笑，我們也跟着他笑笑。

金頂自殿基以至瓦片，全部銅質，外作金色。神龕香桌，一切供器，都是黃銅所造。殿外欄杆上，刻了許多明代大官員的姓名，都是來這兒進過香的，可見當帝政淫威之下，雖明知永樂帝爲真武神轉生之說爲鬼話，也只好敬而奉之了。

入山以來，一連四五日天氣晴朗，各名勝古蹟多已遊過，推想長江水勢，必已減退，於是相率下山，整備往遊廬山。

五 遊廬山

船到九江，廬山峯巒，已隱約在望。我們一口氣往前奔，中午到了蓮花洞。飯後黃九公拿了手杖，在我們每人的小腿上輕輕地敲敲，問我們還有沒有勁上牯嶺；我們候他敲着，都應聲跳了起來，於是又往前奔。這回道路可不像從前那麼平坦，一步步踏上石級，確有些費力，但也不去理牠。好在雖則越走越吃力，而氣候則越走越涼爽，並不是汗流浹背地那麼苦；而且沿路修竹幽深，松杉陰翳，花香泉響，瀑布時現，使你精神百倍。薄暮到了牯嶺，滿眼都是西式房屋，入旅館休息片刻，日間所穿單衣，至是頗覺冷，都換上了夾襖。晚飯後除了黃九公而外，我們都七斜八倒地靠在床上，我只覺得眼皮沈沈地重，似乎沒有解衣，就入了睡鄉了。

第二早醒來，黃九公在和一個陌生人談話，這人便裝短褲，腳上綑了綁腿，一股出遊的神氣。黃九公叫我們稱他易先生，說他在此地住過多年，甚麼事都熟習，現在來陪我們遊玩，我們真高興極了。易先生領着我們出了旅館，指東畫西地說道：『這兒離平地已經三千五百多尺了，你們的腳勁真不壞呢！不過這兒到廬山高處，還得一千尺，你們有勇氣走嗎？』我們都笑地點頭，於是他又說道：『你們看！那下面不是有一片白白的水嗎？看

去並不怎樣大，實際就是周圍七百多里的鄱陽湖。湖北面那一堆黑影，很像一隻大輪船，那就是大孤山；至於真正在湖裏走的輪船，在這兒是看不清的。東北面那些墳山似的小堆，是湖口一帶的山丘；那一條絲帶似的流水，就是長江。這下面有的是河流和湖水，被太陽蒸發上來的水蒸氣特別多，所以廬山上面，常常是雲霧濛濛的，所謂「難見廬山真面目」就是這個緣故。今天天氣很好，往下看是這麼清清楚楚的，但是往上看，怕又是迷糊難分了。』果然，我們回頭一看，上面山中白霧橫飛，像是在落雨似的。

易先生領我們走過許多精緻的別墅，許多美麗的花園，在一個大石旁邊的空地上，停住腳說道：『你們聽過外國人夏天到廬山來避暑的事嗎？這一帶就是他們常來的住宅了。說起這事的來歷，才會叫你好笑又好氣的。』他說到這裏，忽然閉着嘴不再接下去，我們這可發急了，連忙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。他慢慢地舉起手杖，說道：『從這邊起到那邊止，東西寬約三里，南北長約四里，這一帶地方以前稱爲租界。這租界的來歷，是在光緒二十年代。那時有一個外國牧師叫做李德立，來遊廬山，他察看牯嶺是最好的避暑地，於是邀了華人戴鵠臣，聯絡當地姓羅的秀才，用二百塊錢買一塊地，四方不立界碑。當時官

廳以爲他是姓李的華人，給了他契印；後來知道是弄錯了，再和他交涉，怎樣也收不回來。以後外國人繼續來這兒買地，面積越弄越寬。民國二年才規定一個界綫，界內行政由外人主持，從此就成功了租界。直到國民軍北伐成功，才將租界收回，所以現在這些警察，都是華人了。但界內除了我國的一些長官以外，大批華貴的住家，還在外人手裏呢。』我們聽了他的話，除了白着眼向四周看一下以外，都沒有做聲。

我們隨着易先生向西北而行，因石級險峻，無暇回頭。及到天池山巔，靜立四顧，始覺山下一片白雲，渺無一物；而山上則晴空開朗，諸峯巧妙地浮立，幾使人忘卻其爲人間世。天池山頂有一天池，寬約兩丈，池水終年不涸。池前有天池寺，易先生說在昔，明太祖在這兒修了一個很大的寺院，因爲地高風大，上面蓋的都是鐵瓦，現在已經坍倒得不成樣子。當他說這話時，旁邊一個老僧走過，他插口說道：『現在還有幾塊鐵瓦呢！這地方很有來歷：從前文殊大師，在這兒靜修多時，現在還有一個文殊臺，就在那邊。』我們隨着他的手指着處看去，果然見一平地，臺已無存。他又說王陽明先生很愛這兒，曾在寺前的石上題寫「廬山最高處」五字，可惜現在看不見了。我們走上文殊臺，往下一看，幽谷深邃，泉聲